蜀山劍俠傳/0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一回　愛纏綿 採藥上名山　驚搖落 攜女遊城市

下一回▶

這時戰場上敵人的屍體，已被衆劍仙用銷骨散化去。風火道人吳元智的屍首，業由衆劍仙幫助套上法衣，靜等二老、苦行頭陀等到來舉行火葬。七星手施林正守着他師父的屍首哀哀痛哭，立誓與他師父報仇雪恨。那頑石大師左臂中了龍飛的九子母陰魂劍，女神童朱文受了曉月禪師的十二都天神煞，雖然與她二人服了元元大師的九轉奪命神丹，依舊是昏迷不醒。最關心的是金蟬，陪在朱文臥榻前眼淚汪汪，巴望二老和苦行頭陀快些回來施治。此次比劍，雖然峨眉派大獲全勝，可也有一位劍仙被害，兩位受傷，不似昔年峨眉鬥劍，能夠全師而返。

各位劍仙正在心中難過之際，二老、苦行頭陀同衆劍仙一齊迴轉。矮叟朱梅連忙從身旁取出幾粒丹藥，分一半給追雲叟，請他去醫治頑石大師，矮叟朱梅自己便往朱文身旁走來。金蟬姊弟見朱梅過來，急忙上前招呼。朱梅見金蟬一臉愁苦之狀，不禁心中一動。當下便喚齊靈雲取了一碗清水，將一粒丹藥化開。然後用剪刀將朱文衣袖剪破，祇見她左臂紫黑，腫有二寸許高下，當中有一個米粒大的傷口在流黃水。矮叟朱梅不住地說道：「好險！如不是此女根行深厚，又服過元元大師的神丹，此命休矣！」邊說邊取了一粒丹藥，塞在朱文的傷口上。又命靈雲將調好的丹藥將她左臂連胸敷遍。一會兒工夫，黃水止住。朱梅又取兩粒丹藥，命靈雲撬開朱文的牙關，塞入她口中，等她融化自嚥。然後對靈雲姊弟說道：「那十二都天神煞，好不歹毒。我等尚且不敢輕易涉險，她如何能

行？此次雖然得保性命，恐怕好了，左臂也不能使用，並且於修道煉劍上大有妨礙。她這樣好的資質，真正可惜極了！使我最奇怪的是，曉月賊禿使用妖法時，連我同諸位根行深厚的道友，祇看見一片陰雲綠火同一些火龍，看不見他藏身之所。何以金蟬能看得那樣清楚，會把朱文從九死一生之下搶了回來？」靈雲便把九華斬妖蛇，芝仙感恩舐目之事說了一遍。矮叟朱梅忽然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般說來，朱文有了救了。不但有救，連頑石大師也有了救，而且說不定還可遭遇仙緣，得些異寶。真是一件痛快的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招呼追雲叟快來，請頑石大師且放寬心。

追雲叟用藥去救頑石大師，雖然救轉，但左臂業已斬斷，骨骼連皮祇有兩三分，周身黑紫，傷處痛如刀割。頑石大師受不住痛苦，幾番打算自己用兵解化去，俱被追雲叟止住。那金蟬先聽朱梅說朱文不能復元，要成殘廢，一陣心酸，幾乎哭出聲來。後來聽到朱梅說朱文有了救星，憂喜交加，心頭不住地怦怦跳動。又不敢輕易動問怎樣救法，睜着一雙秀目，眼巴巴望着朱梅的臉。招得一班小弟兄們看見他的呆相，當着許多師父前輩，要笑又不敢笑。真是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；前緣既定，無可解脫。那追雲叟何嘗不知他二人不是沒有解法，但是知道求之大難，所以不作此想。

及至聽朱梅呼喚，先請元元大師等監視頑石大師，防她自己兵解。急忙走了過來，悄聲問道：「朱道友，你說她二人有救，敢莫是說桂花山福仙潭裏的千年何首烏同烏風草麼？這還用你說，一時間哪裏去尋那一雙生就天眼通的慧根童男女呢？」朱梅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枉自是個名馳八表的老劍仙，你難道就不知福仙潭那個大老妖紅花婆的幾個臭條件麼？她因爲當年失意的事，發下宏願，專與世人爲仇。把住了桂花山福仙潭，利用潭裏的幾個妖物，噴出許多妖雲毒霧，將潭口封鎖。她自己用了許多法術，把一個洞天福地變成了阿鼻地獄。

「當年長眉真人因見她把天材地寶霸佔成個人私產，不肯公之於世，有失濟人利物之旨，曾經親身到桂花山尋她理論。她事先知道信息，便在山前山後設下許多驚人異法，俱被長眉真人破去。末後同長眉真人鬥劍鬥法，也都失敗。長眉真人便要她撤去福仙潭的封鎖同妖雲毒霧，她仍是不甘屈服。彼時她說的話，也未始沒有理由。她說：『天生異寶靈物，原留待夙根深厚的有緣人來享用。如果任人予取予攜，早晚就要絕種，白白地便宜了許多不相干的人；真正根行深厚的人，反倒不得享受。我雖然因爲一時的氣忿，將福仙潭封鎖，那是人類與我無緣，不完全是我厭惡人類。如要叫我撤去封鎖，我就要應昔日的誓言。現在我也很後悔當時的意氣用事。潭底下佈的埋伏，並非絕無破法，祇要來人是一對三世童身，生具夙根的童男女，經我同意之後，就進得去。不過烏風草生長

在霧眼之中，隨霧隱現，更有神鱷、毒石護持。來人如果不是生就一雙慧眼，能看徹九幽，且劍術通元，下臨無地，就三世童身，我也是愛莫能助。就是應允你，現在就撤去埋伏，你也無法下去。』長眉真人當下對她笑道：『你說的也是實話。七十年後，我教下自有人來尋你，祇要你心口相應，除已有設備外，不再另外同他爲難就是了。』其實，長眉真人何嘗不能破她潭中法術同那護持靈藥的兩樣厲害東西，祇因時機未到，樂得利用她褊狹的心理，讓她去代爲保護。並使門下弟子，知道天生靈物，得之非易。

「自從長眉真人同她辦交涉以後，不知有多少異派中人到福仙潭去，尋求那兩樣靈藥，有的知難而退，有的簡直就葬身霧眼之內。後來也就無人敢去問津了。近年來，大老妖紅花婆閱歷也深了，道術也精進了，氣也平了，前些年又得了一部道書，越加深參造化，祇苦於昔日誓言，不得脫身，巴不得有這麼兩個去破她的封鎖，剷除毒石，收服神鱷，她好早日飛昇。所以現在去取這樣靈藥，正是絕好的機會。今日我見金蟬竟能飛身到曉月賊禿妖雲毒霧之中將朱文救回，很覺稀奇，當時因爲急於破寺，未及細問。適纔靈雲對我說起他在九華日夕受芝仙精液舐洗的原故，他同朱文俱是好幾世的童身，由他同朱文前往桂花山求藥，借此多帶些回來，製成丹藥，以備異日峨眉鬥劍之用，豈非絕妙？」

追雲叟道：「適纔頑石大師幾次要自行兵解，都被我攔住。我本想到桂花山的烏風草，可以祛毒生肌，祇苦於無有適當的人前去。想不到金蟬一念之仁，得此大功，免卻異日許多道友的災難，真是妙極！我看事不宜遲，慈雲寺既破，我等就此分別回山。由我將頑石大師帶往衡山調養，等候金蟬將靈藥取回，再行敷用。金蟬到底年幼，如今異派仇人太多，就由靈雲護送他同朱文前往雲南桂花山，去見紅花姥姥，求取靈藥便了。」

這時朱文服用朱梅丹藥之後，漸漸醒轉。她的痛苦與頑石大師不同，祇覺着左半身麻木，右半身通體火熱，十分難過。見二老在旁，便要下牀行禮。朱梅連忙止住，又把前事與她說了一遍。追雲叟也把桂花山取藥之事告訴頑石大師，勸她暫時寬心忍耐。頑石大師傷處腫痛，難以動轉，事到如今，也祇好暫忍痛苦。衆人議定之後，天已微明，便爲風火道人吳元智舉行火葬。

衆劍仙在吳元智的靈前，見他的弟子七星手施林抱着吳元智屍首哀哀痛哭，俱各傷感萬分。火葬之後，七星手施林眼含痛淚，走將過來，朝着衆位劍仙跪下，說道：「各位老師在上，先師苦修百十年，今日遭此劫數，門下祇有弟子與徐祥鵝二人。可憐弟子資質駑鈍，功行未就，不能承繼先師道統。先師若在，當可朝夕相從，努力上進。如今先師已死，弟子如同失途之馬，無所依歸。還望諸位老師念在先師薄面，收歸門下，使弟子

得以專心學業，異日手刃仇人，與先師報仇雪恨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衆劍仙眷念舊好，也都十分愴悽。追雲叟道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這也是劫數使然。你的事，適纔我已有安排。祥鵝日後自有機緣成就他，不妨就着他在山中守墓。你快快起來聽我吩咐，不必這般悲痛。」施林聞言，含淚起來。追雲叟又道：「我見你爲人正直，向道之心頗堅，早就期許。你將你師父靈骨揹回山去，速與他尋一塊淨土安葬。然後就到衡山尋我，在我山中，與周淳他們一同修煉便了。」施林聞言，哀喜交集，便上前朝追雲叟拜了八拜，又向各位前輩及同門道友施禮已畢，自將他師父骨灰揹回山去安葬。不提。

靈雲姊弟因朱文身受重傷，不便御劍飛行，祇得沿路僱用車轎前去。便由玉清大師命張琪兄妹回家取來應用行李川資。靈雲也是男子裝扮。打點齊備後，追雲叟與朱梅又對三人分別囑咐相機進行之策。天光大亮後，靈雲等三人先到了張琪兄妹家中，見過張母，便由張家用了一乘轎子，兩匹川馬，送他三人上道。不提。

追雲叟等靈雲三人走後，衆劍仙正在分別告辭，互約後會之期，忽然一道金光穿窗而入。追雲叟接劍一看，原來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從東海來的飛劍傳書。大意說是雲、貴、川、湘一帶，如今出了好些邪教。那五臺、華山兩派的餘孽，失了統馭，漸漸明目張膽，到處胡爲；有的更獻身異族，想利用胡兒的勢力，與峨眉派爲難。請本派各位道友不必回山，仔細尋訪根行深厚的青年男女，以免被異派中人物色了去，助紂爲虐。同時計算年頭，正是小一輩門人建立外功之期，請二老、苦行頭陀將他們分作幾方面出發等語。追雲叟看完來書，便同衆劍仙商量了一陣。除二老、苦行頭陀要回山一行和頑石大師要隨追雲叟回山養病外，當下前輩劍仙各人俱向自己預定目的地進發。小兄弟或三人一組，或兩人一組，由二老指派地點，分別化裝前往，行道救人。以後每隔一年，指定一個時期，到峨眉聚首一次，報告各人自己功過。如果教祖不在洞中，便由駐洞的值年師伯師叔糾察賞罰。

派定以後，衆劍仙由玉清大師、素因大師恭送出玉清觀外，分別自去。除周輕雲、女空空吳文琪在成都府一帶活動仍住玉清觀不走外，各人俱按指定的地點進發。笑和尚因同金蟬莫逆，自己請求同黑孩兒尉遲火往雲南全省行道，以便得與金蟬相遇之後，結伴同行。二老也知他可以勝任，便點頭應允。笑和尚打算先到昆明去，立下一點功績，再往回走，來追金蟬等三人。當下便向玉清大師等告別，同黑孩兒尉遲火上路。

至於靈雲姊弟陪朱文到桂花山求取靈藥，以及峨眉門下這些小劍客的許多奇異事蹟，後文自有交代。那本書中最重要的女俠李寧之女英瓊，自前文中出現後，久已不與閱者相

見。現在成都比劍已經告一段落，從今日起，便要歸入英瓊等的本傳，引出英瓊峨眉學劍，偶遇崑崙派赤城子接引莽蒼山，月夜梅花林中鬥龍，巧得紫郢劍，重牛嶺斬山魈，百餘馬熊感恩搭熊橋，五俠戰八魔等故事，均爲全書中最精彩處，尚祈閱者注意爲幸。閒話少提，書歸正傳。

話說李寧父女，自周淳下山後，轉瞬秋盡冬來。又見周淳去了多日，並無音信回來，好生替他憂急。這日早起，李寧對英瓊說道：「你周叔父下山兩個多月了，蜀山高寒，不久大雪封山，日用物品便無法下山去買。我意欲再過一二日，便同你到山下去，買一些油鹽米菜腊肉等類，準備我父女二人在山上過年。到明年開春後，再往成都去尋你周叔父的下落。你看可好？」英瓊在山中住了多日，很愛山中的景緻。加以她近來用一根繩子綁在兩棵樹梢之上，練習輕身術，頗有進展，恐怕下山耽擱了用功。本想讓她父親一人前去，又恐李寧一人搬運東西費力。尋思了一會兒，便決定隨着李寧前往。且喜連日晴朗。到了第二天，李寧父女便用石塊將洞門封閉，然後下山。二人在山中住了些日子，道路業已熟悉，便不從捨身巖險道下去，改由後山捷徑越過歌鳳溪，再走不遠，便到了歌鳳橋。橋下百丈寒泉，澗中如挾風雨而來，洪濤翻滾，驚心駭目，震盪成一片巨響，煞是天地奇觀。父女二人在橋旁賞玩了一陣飛瀑，再由寶掌峯由右轉左，經過大峨山，上有明督學郭子章刻的「靈陵太妙之天」六個擘窠大字。二人又在那裏瞻仰片刻，纔走正心橋、袁店子、馬鞍山，到楠枰，走向下山大路。楠枰之得名，是由於一株大可數抱的千年楠樹。每到春夏之交，這高約數丈、筆一般直的楠樹，枝柯盤鬱，綠蔭如蓋，蔭覆畝許方圓。人經其下，披襟迎風，煩暑一祛，所以又有木涼傘的名稱。可惜這時已屆冬初，享不着這樣清福了。李寧把山中古蹟對英瓊談說，英瓊越聽越有趣。便問道：「爹爹雖在江湖上多年，峨眉還是初到，怎麼就知道得這般詳細？莫非從前來過？」李寧道：「你這孩子，一天祇顧拿刀動劍，跳高縱遠，枉自給你預備了那麼多的書，你也不看。我無論到哪一處去，對於那一處地方的民情風土，名勝形勢，總要設法明瞭。我所說的，一半是你周叔父所說，一半是從峨眉縣誌上看來的。人祇要肯留心，甚麼都可以知道，這又何足爲奇呢？」

二人且行且說，一會兒工夫便到了華巖堠。這時日已中午，李寧覺着腹中飢餓。英瓊便把帶來的乾糧取出，正要去尋水源，舀點泉水來就着喫。李寧忙道：「無須。此地離山下祇有十五里，好在今晚是住在城裏，何苦有現成福不享？我聽你周叔父說，離此不遠有一個解脫庵，那裏素齋甚好，我們何妨去飽飽口福？」說罷，帶着英瓊又往前走了不遠，便到了解脫坡。坡的右邊，果然有一座小庵，梵唄之聲隱隱隨風吹到。走近庵前一看，祇見兩扇庵門緊閉。李寧輕輕叩了兩下。庵門開處，出來一個年老佛婆。李寧對她

說明來意，老佛婆便引李寧父女去到禪堂落座，送上兩盞清茶，便到裏面去了。不多一會兒，唪經聲停歇，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尼姑。互相問過姓名法號之後，李寧便說遊山飢渴，意欲在她香積廚內擾一頓素齋。那尼姑名喚廣慧，聞言答道：「李施主，不瞞你說，這解脫庵昔日本是我師姊廣明參修之所，雖不富足，尚有幾頃山田竹園，她又做得一手的好素齋，歷年朝山的居士，都喜歡到此地來用一點素齋。誰想她在上月圓寂後，被兩個師侄將廟產偷賣與地方上一些痞棍。後來被我知道，不願將這一所清淨佛地憑空葬送，纔趕到此間將這座小庵盤頂過來，祇是那已經售出去的廟產無力贖回。現在小庵十分清苦，施主如不嫌草率，我便叫小徒英男做兩碗素麵來，與施主用可好？」李寧見廣慧談吐明朗，相貌清奇，二目神光內斂，知是世外高人，連忙躬身施謝。廣慧便喚佛婆傳話下去。又對李寧道：「女公子一身仙骨，祇是眉心這兩粒紅痣生得煞氣太重。異日得志，千萬要多存幾分慈悲之心，休忘本性，便可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了。」李寧便請廣慧指點英瓊的迷途及自己將來結果。廣慧道：「施主本是佛門弟子，令愛不久也將得遇機緣。貧尼僅就相法上略知一二，在施主面前獻醜，哪裏知道甚麼前因後果呢？」李寧仍是再三求教，廣慧祇用言語支吾，不肯明言。

一會兒，有一個蓄髮小女孩，從後面端了兩大碗素麵湯出來。李寧父女正在腹中飢餓，再加上那兩碗素麵是用筍片、松仁、香菌做成，清香適口，二人喫得非常之香。喫完之後，那小女孩端上漱口水。英瓊見她生得面容秀美，目如朗星，身材和自己差不多高下，十分羨愛，不住用兩目去打量。那小女孩見英瓊一派秀眉英風，姿容絕世，也不住用目朝英瓊觀看。二人都是惺惺惜惺惺，心中有了默契。李寧見英瓊這般景況，不等女兒說話，便問廣慧道：「這位小師父法號怎麼稱呼？這般打扮，想是帶髮修行的了。」廣慧聞言，嘆道：「她也是命多磨劫。出世不滿三年，家庭便遭奇冤慘禍，被貧尼帶入空門。因爲她雖然生具夙根，可惜不是空門中人，並且她身上揹着血海奇冤，早晚還要前去報仇，所以不曾與她落髮。她原姓余，英男的名字是貧尼所取。也同令愛本有一番因果，不過此時尚不是時候。現在天已不早，施主如果進城，也該走了，遲了恐怕城門關閉，進不去。貧尼也要到後面做功課去了。」李寧見廣慧大有逐客之意，就率英瓊告辭，並從身上取了二兩散碎銀子作爲香資。廣慧先是不收，經不起李寧情意甚殷，祇好留下。廣慧笑道：「小庵雖然清苦，尚可自給。好在這身外之物，施主不久也要它無用。我就暫時留着，替施主散給山下貧民吧。」李寧作別起身，廣慧推說要做功課，便往裏面走去，祇由名喚英男的小女孩代送出來。

行到庵門，李寧父女正要作別舉步，那英男忽然問英瓊道：「適纔我不知姊姊到來，不曾請教貴姓。請問姊姊，敢莫就是後山頂上隱居的李老英雄父女麼？」李寧聞言，暗自

驚異，正要答言，英瓊搶着說道：「我正是後山頂上住的李英瓊，這便是我爹爹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」余英男聞言，立刻喜容滿面，答道：「果然我的猜想不差，不然我師父怎肯叫我去做麵給你們喫呢？你有事先去吧，我們是一家人，早晚我自會到後山去尋你。」說到此間，忽聽那老佛婆喚道：「英姑，師太喚你快去呢。」余英男一面答應「來了」，一面對英瓊說道：「我名叫余英男，是廣慧師太的徒弟。你以後不要忘記了。」說罷，不俟英瓊答言，竟自轉身回去，將門關上。李寧見這庵中的小女孩，居然知道自己行藏，好生奇怪。想要二次進庵時，因見適纔廣慧情景，去見也未必肯說，祇得罷休。好在廣慧一臉正氣，她師徒所說的一番話俱無惡意，便打算由城中回來，再去探問個詳細。那英瓊在山中居住，正愁無伴，憑空遇見一個心貌相合的伴侶，也恨不得由城中回來，立刻和英男訂交。父女二人各有心思，一面走，一面想，連山景也無暇賞玩。不知不覺過了涼風洞，從伏虎寺門前經過，穿古樹林，從冠峨場，經瑜伽河，由儒林橋走到勝風門，那就是縣城的南門。

二人進了南門，先尋了一所客店住下。往熱鬧街市上買了許多油鹽醬醋米肉糖食等類，因爲要差不多夠半年食用，買得很多，不便攜帶，俱都分別囑咐原賣鋪家，派人送往客店之內。然後再去添買一些禦寒之具同針線刀尺等類。正走在街旁，忽聽一聲呼號，聲如洪鐘。

李寧急忙回頭看時，祇見一個紅臉白眉的高大和尚，揹着一個布袋，正向一家鋪子化緣。川人信佛者居多，峨眉全縣寺觀林立，人多樂於行善。那家鋪子便隨即給了那和尚幾個錢。那和尚也不爭多論少，接過錢便走。這時李寧正同那和尚擦肩而過。那和尚上下打量李寧父女兩眼，又走向別家募化去了。李寧見那和尚生得那般雄偉，知道是江湖上異人，本想上前設法問訊。後來一想，自己是避地之人，何必再生枝節？匆匆同了英瓊買完東西，迴轉店房。叫店家備了幾色可口酒餚，父女二人一面喝酒喫菜，一面商談回山怎樣過冬之計。

李寧闖蕩半生，如今英雄末路，來到峨眉這種仙境福地住了數月，眼看大好江山淪於異族，國破家亡，匡復無術，傷心已極，便起了出塵遺世之想。祇因愛女尚未長成，不忍割捨。英瓊又愛學武，並且立誓不嫁，口口聲聲陪侍父親一世。他眼看這粉妝玉琢、冰雪聰明的一個愛女，怎肯將她配給庸夫俗子。長在深山隱居，目前固好，將來如何與她擇配，自是問題，幾杯濁酒下去，登時勾起心事，眼睛望着英瓊，祇是沉吟不語。英瓊見父親飲酒犯愁思，正要婉言寬慰，忽聽店門內一陣喧譁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